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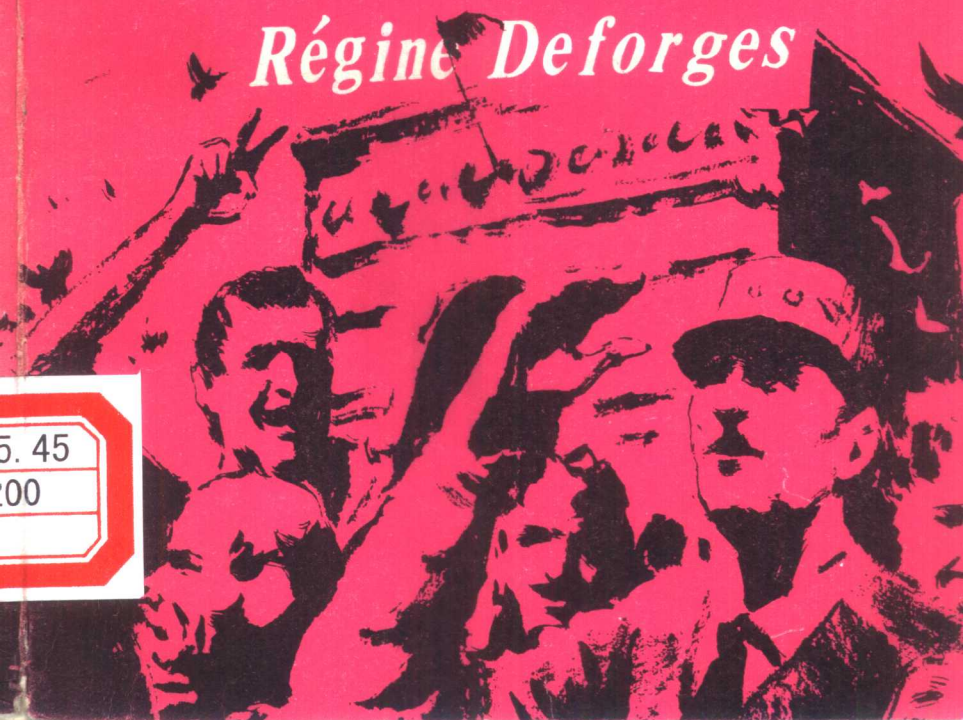
1944 — 1945

# 魔鬼还在微笑

〔法〕 蕾吉娜·德富尔日

Le Diable  
en rit encore

*Régine Deforges*



5.45  
00

17700  
1944 — 1945

25276

# 魔鬼还在微笑

〔法〕 蕾吉娜·德富尔日

**Le Diable  
en rit encore**

*Régine Deforges*

RÉGINE DEFORGES  
LE DIABLE EN RIT ENCORE

根据法国 Éditions Ramsay, Paris, 1985年版本译出

魔鬼还在微笑

〔法〕蕾吉娜·德富尔日 著

王国净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国防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5 字数：266,000

1987年2月第一版 1987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0

统一书号：10116·1078 定价：1.80元

ISBN 7-222-00002-X/I·1

献给父亲

献给爱子弗朗克

现在，时间才能说明问题。有这么一天，眼泪流尽，怒火平息，炸弹也消失了，而法兰西却始终屹立着。

引自戴高乐《战争回忆录·拯救》

## 内 容 提 要

《魔鬼还在微笑》1985年在法国出版后，销量极大，深受各界关注。法国青年女作家蕾吉娜·德富尔日声誉鹊起，跻身当代文坛。本书是她长篇小说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也是最精彩、最真挚感人的一部。全书以众多炽烈、撼人心弦的场面，构成了一幅二次大战后期欧洲战场的巨幅图景，一幅反希特勒战争走向胜利的真实悲壮的画面。

1944年6月，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二次大战进入盟军战略进攻阶段。战争日益残酷，亲友相继遇难。敌人蹂躏了蒙蒂亚克，莱阿的家园化为灰烬。莱阿怀着悲愤的心情参加了“红十字会”，转战欧洲战场：她恶梦般亲历了血雨腥风；热情地结识了浴血奋战的勇士们；带着震颤的心灵目睹了瘟疫流行、白骨遍野的纳粹集中营……1945年8月，战争结束。莱阿怀着对童年的美好记忆回到可爱的家乡，回到眷恋已久的热土。她与塔韦尼埃、夏尔重逢了。但是，“魔鬼还在微笑”，战争还可能爆发。他们不怕魔鬼，他们不怕战争，在战争的废墟上，他们要重建“童年的乐园”，让蒙蒂亚克葡萄园重新回荡起欢快的笑声。

这以后，莱阿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时期。

一九四四年初，阴雨绵绵，气候温和。二月十四日这一天，气温急骤下降，早上温度只有五度。凛冽的西北风夹带着细细的雪粒整整刮了十五天之久。到了三月中旬，气温终于回升见暖，春天的气息悄悄降临。在蒙蒂亚克，法亚尔不安地仰望天空，不时长叹，天空里不见一片云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下雨了。旱情使得庄稼人失望、沮丧，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牧草受损，为牲口的食料而担心。

自会计对这里的帐本进行复查之后，蒙蒂亚克邸宅里的成员和酒库掌管法亚尔的关系已到了一触即发，即将破裂的边缘。法亚尔承认了自己无视莱阿和先前皮埃尔·德尔玛斯的严厉禁止，把葡萄酒出售给德国人；可他又在为自己辩解，说法亚尔和莱阿不久就将成为这里的唯一主人，不会再把葡萄酒卖给德国人了，何况皮埃尔·德尔玛斯父女俩在战前也曾经把酒卖给德国人的。驻扎在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德国

军官都曾是德国国内有名的葡萄酒批发商，这些人中的多数在波尔多都有着二十多年的老关系了，有些人的关系甚至可追溯到很久以前。即便莱阿小姐自己，她能忘记了达尔吉拉的那位老朋友在一九四〇年葡萄收获季节来这里向他们祝贺丰收的事实吗？

莱阿记得非常清楚，她清楚地回忆出爸爸和老达尔吉拉曾经恳请这位现已成为“国防军”军官的诚实慕尼黑葡萄酒经纪商，在战争期间不必再到这里来看望他们了。法亚尔也毫不讳言地供认由于知道莱阿小姐所思所想，他扣下了出卖葡萄酒的赢利……可与此同时，他辩解地又称自己的意愿还是要最终把这部分钱款送还给莱阿，不管怎么说，其中的一部分钱款已经用于农具的更新和维修上去了。而莱阿却对哪怕是一小桶葡萄酒的价格一无所知。

不对！莱阿大体上对价格轮廓也还是知道一、二的。当波尔多的那位老银行家收到了弗朗索瓦·塔韦尼埃的大数目现金支票时是如此高兴，如释重负。他并没有觉察到自己会被当年在蒙田中学老同学的女儿因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而困扰。遗憾的是，一天夜里，一场暴风雨把邸宅右部屋顶脊瓦全部掀去，蒙蒂亚克又开始欠债，入不敷出了。考虑到很快就可以偿还，塔韦尼埃派来的这位会计师预付了一笔现款。可是，自一月中旬以来，莱阿和这个人便与塔韦尼埃失去了联系，不知其下落。现在已经快三月底了。

会计师核对完帐目，鉴于眼下情形，建议莱阿或者去和法亚尔谈判、协商，或者以挪用现款罪名起诉法亚尔。莱阿一一否定了这两个建议。蒙蒂亚克的气氛凄凉、悲伤、令人窒息，唯有小夏尔的嬉闹、喊叫带来了点滴快慰。大家都努



力将各自的痛苦、忧郁埋葬心底，只有布夏尔多那瘦削的脸庞，时而挂上了泪珠。卡米耶日日夜夜都在注意收听伦敦电台的广播，等待着洛朗的信息。布朗夏尔死后，西多妮的情绪低落、消沉，时常在床铺和门前的沙发之间徘徊。她站在这里凝望着蒙蒂亚克的全景，圣马盖尔和朗贡那宽阔的平原尽收眼底，袅袅炊烟缓缓升腾，一列列火车穿过加龙地区，

“隆隆”的车轨声后，留下的是长久的静然、孤寂。这位老厨娘始终要回贝尔维家里去。吕茨每天给她送饭送水；莱阿、卡米耶和布夏尔多也轮流地来陪陪她；西多妮喃喃咕咕地唠叨这是在浪费时间，她们不应该把时间耗费在一位患有残疾的老太太身上，而她们都知道只是由于常常来看望她，陪着她才使她得以活到今天的。生性沉稳、冷静的吕茨也被这悲伤、低沉、郁然的气氛所感染。战争以来，她第一次感到后怕了，生怕见到盖世太保或者保安队<sup>①</sup>扰乱了这位稳重性格的阿尔萨斯女子的睡眠。

而莱阿却是为打发时间，经日翻田耕种着那块小菜园，拔除葡萄植株下的杂草。当这些活计不足以累得她筋疲力尽，不足以使她的精神得到安宁，她就骑着自行车在岗峦起伏的乡间疾驰，回到家里，便昏昏欲睡地倒躺在爸爸书房里的沙发上，似睡非睡，梦魇不断。每当她醒来，几乎总是看见卡米耶坐在自己身边，她手里不是端着一杯牛奶就是一碗菜汤。她俩总是会意地笑笑，然后，沉默不语地望着壁炉里的炉火，四周悄然无声。当她们感到一种静得出奇而产生的局促不安时，总有一人会去把沙发旁边五斗橱上的收音机打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奸组织。——译注

开，试着收听伦敦电台广播。电波的干扰使得越来越难以听清谈论祖国解放的广播：

现在由法国战犯组织委员会委员、德国集中营的越狱者弗朗索瓦·莫尔兰先生讲话……

重返祖国的战俘、越狱生还者及抵抗运动小分队的同志们：首先，我想再次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

收音机里的“沙沙”声湮没了莫尔兰的声音。

“总是这样讨厌，到了这种时候就听不见了，听不见什么好消息……”莱阿死命用拳头向收音机猛烈敲击。

“等等，你知道这是无济于事的。”卡米耶轻轻推开莱阿。

她连续反复开关了几次，正准备关掉收音机，收音机里又传出了声音：

我代表你们向戴高乐将军表达我们的信念，向和我们一样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弗雷内委员陈述使我们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而这两位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伟人已经懂得成为我们精神支柱的希望……

又是一阵嘈杂的电波声，接着在断断续续的几句话之后，收音机突然没有声音了。

……而他们的要求更高，更为宽宏大度。因为，他们无论是在集中营里还是在战俘小分队里，都已经认清了自己。他们希望一个没有消沉，没有衰败迹象的祖国。因为他们再

一次地重新汇聚在一起，他们期望一个阶级、阶层都汇聚在一个正直而不是仁慈、施舍的社会里。因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在他们飘零四方的时候，他们与各民族及各种类型的人都经历了一个同样苦难的历程。他们也应该和这些人一起分享将来甜蜜的生活。

是啊！同志们，我们是为所有的人而战斗，是因为这些而选择了斗争这一条道路。请我们再次回忆一下，当我们离开亲人，出发上前线之际所立下的誓言。当时，他们曾谆谆告诫我们：绝不能背叛祖国，背叛我们，祝愿法兰西以她最光辉的形象向我们走来。

成功越狱、重返祖国的人们，互助中心及各地孤军作战的地下组织的同志们：实践这一承诺的时候到了。

“又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呵！光辉形象的法兰西，让这个莫尔兰自己来看看这个光辉形象是什么……满脸惧容、仇恨、期望，圆睁着眼睛，嘴角喷滴着受污侮和受控告的涎水……”

“冷静些，你知道法兰西不仅仅是这个形象，也有象洛朗、塔韦尼埃、吕西安和拉富尔加德夫人一样的男男女女……”

“我不管这些！他们这些人马上就要死亡，或者已经死亡，现在只剩下另外的一些人。”

卡米耶脸色陡然变白：

“住嘴！不能这么说……”

“喂，该是个人方面的消息了。”

她俩又聚拢在收音机旁，两个脑袋已触到了收音机涂漆的木盒上。

一切都在向我攻击，都在诱惑我……我再重复一遍：一切都在……都在向我攻击，都在诱惑我……吉耐特的鸭子都已到过……巴尔巴拉的母狗也怀了三只小狗……我再说一遍：巴尔巴拉的母狗怀了三只小狗……洛朗已经喝下一杯牛奶……我再说一遍……

“听见了吗？”

“……洛朗已经喝下一杯牛奶……”

“他还活着，他还活着！”

她俩噙着眼泪笑着，又大声痛哭地合抱在一起。洛朗一切都好，这是唯一能够使得她们宽心的消息。

这天夜里，莱阿和卡米耶都平平静静地入睡了。

复活节后的一个星期，曾经帮助阿德里安大叔逃跑的圣马盖尔肉店老板开着一辆老式的煤气包小货车来看望莱阿和卡米耶。车还未到，那“吱吱呀呀”的声音却早已到了这里。当车子开进大院时，卡米耶和莱阿早已站在厨房门口等候了。

阿尔贝背扛一个白布裹好的大包袱，笑嘻嘻地向她俩走来：

“哎！卡米耶夫人，当今可不能想干啥就干啥了。可以进来吗？我给你带来了烤牛肉，给小夏尔带了一包小牛仔肝。米莱耶还要我带了一砂锅兔子肉。你可得给我通通消息哟！”

“谢谢，阿尔贝，没有你的话，我们就不会经常吃上肉了。你儿子怎么样？”

“很好，卡米耶夫人。他只是说条件有点艰苦，冻伤给他吃了点苦头。现在，一切都好了。”

“你好，阿尔贝。喝杯咖啡吧？”

“你好，吕茨小姐。谢谢，是正宗咖啡吗？”

“差不多该算得上正宗咖啡了。”吕茨说着，把咖啡杯放在炉灶的一个角上热着。

阿尔贝放下碗，用手背擦了擦嘴唇：

“对，是有点真咖啡的味道。快，过来，我有要紧的事告诉你们。昨天，我收到了阿德里安的来信，不久，我们就在附近地区见到他……”

“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勒费弗尔兄弟在别人的帮助下终于从医院里逃出来了。”

“他们现在怎么样？”

“正躲在达克斯附近的一家医院里，一旦身体恢复就立即重返巴斯克地区的德德游击队基地去。你们还记得斯达尼斯拉吗？”

“斯达尼斯拉？”莱阿自言自语重复一句。

“要么就是阿里斯迪德。”

“噢，当然知道。”

“他已回到这一地区来重建地下抵抗组织网，严惩所有出卖过同志的叛徒。”

“你和他在一起吗？”

“不，我和拉雷奥尔的那批人在一起战斗。因为我正巧在这两个分队的结合地段，所以，就起个伊拉尔和他之间的中间联系人的作用。你们俩去一个人通知勒费弗尔夫人，告诉她，两个孩子一切都好。”

“我去，我真为他们高兴，他俩逃出医院不很麻烦吧？”莱阿说。

“没什么，我们在医院里有内线，再说也是朗斯罗的人负责看守的。你们听到昨天伦敦电台里广播洛朗的消息了吗？”

“听到了。可真是数日担心惧怕之后，好消息接二连三地随之而来了。”

“应该说只是几个好消息而已。此时，更令我怀念一月二十七日被德国人枪毙的莫里斯·布尔乔瓦小组的十七名年轻战士。”

这时，三人都回忆起二月二十日《小纪龙德报》上刊载的在波尔多枪决一批恐怖分子的消息。

“你认识这些人吗？”卡米耶结结巴巴地问。

“认识几个。尽管他们是共产党人，而我们是戴高乐派的，有时，我们仍然互相支持。这里面有一个名叫塞尔日·阿尔诺的小伙子，和我儿子的年龄相仿，我最喜欢他。阿尔诺刚刚十九岁就这样死去了。”

“这种世道到何时结束呢？”吕茨揩着双眼，叹气说道。

“我希望，不会很久了！现在我们的人数不多，而盖世太保又极为狡猾。自他们在纪龙德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逮捕、流放和枪决镇压之后，阿里斯迪德及其他人都很难招到志愿加入组织的人了。”

“丁零零”一串自行车铃声打断了阿尔贝的说话。大门开开了，邮递员阿尔芒站在门前：

“你们好，夫人们！有莱阿的信。但愿这封信能给你们带来比我刚刚送给法亚尔的那封信更多的欢乐。”

“又是银行的来信。”莱阿唉声叹气地说。

“你知道里面的东西吗？”阿尔芒接着说……“别找了，你也找不到的……是一口棺材。”

大家顿时惊叫起来，唯有阿尔贝十分冷静。

“一口棺材！”

“听我说，这是从一块硬纸板上剪下的小小的黑棺材。我想，法亚尔的名字一定写在上面了。”

“为什么呢？”卡米耶吃惊地反问。

“哟！只要是与德国佬合作的家伙都要收到这份礼物，告诉他们到了战争结束就有人来收拾他们的。”

“就是因为几瓶葡萄酒吗？”卡米耶轻蔑地低声说。

“卡米耶夫人，可不仅仅是几瓶葡萄酒的小事。”阿尔贝严肃地说。

“这又从何说起呢，阿尔贝？”莱阿问。

“现在还无法确定，可有人至少两次看见他出入德国佬驻朗贡的司令部。”

“我们大家也都去过那地方。”

“这我知道，卡米耶夫人。可外面传说纷纷，尤其是关于他儿子的传说。然而，当我想到我是看着马蒂亚斯长大的，我似乎又看见你们俩踩着落在地上的葡萄在葡萄林里追逐。你还能记得吗，莱阿？”

“记得……这已经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了……”

“这并不能改变法亚尔什么。”吕茨边说边倒了一杯葡萄酒递给阿尔芒。

“这远不是那么回事，当他看见信封里的东西就会吓傻的。我得赶紧走了。”

阿尔芒仰脖一口喝完杯中的酒：

“还不止这些……我话多了，啰嗦了……还有不少信要送，再见。”

“再见，阿尔芒！”

“我也得走了。”阿尔芒说。

莱阿把阿尔芒送到小货车前：

“不久这里又要空投一批武器，你能不能抽空检查一下耶稣受难像那里的匿藏地点有没有人动过，那里还藏了一箱子子弹和一箱手榴弹。”

“我明天就去。”

“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你就在十字路口旁的一尊神使像上用白粉笔画个十字。”

“就这样。”

“要小心，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大叔可不会饶了我的，要提防着法亚尔。”

一条小路直通那座小教堂，路上竖立着许多耶稣受难十字架，一切都如前正常，箱子也没有触动过的痕迹。天气晴朗，这里依旧寂然无人。

四月十五日至十六日这天夜里，大雨滂沱，豆大的雨点侵蚀着条条倾斜的路面，留下了细粒碎石。回来的路上，莱阿深一脚浅一脚踏着碎石经过墓地，在爸爸、妈妈的坟墓前停下来，拔去吕茨无意留下的几根杂草。这里空空荡荡，只听得不远处传来阵阵孩子们的喧闹。“是课间休息时间了。”莱阿想着推开教堂大门，一股冰冷湿润的凉气迎面扑来，莱阿不禁浑身战栗了一下。三个正在祷告的老妪听见莱阿的脚步声都好奇地转过身子，她到这里来干什么？埃克玉贝朗斯此时的形象更为典型了，象一个身穿沾满污泥长裤的大蜡娃娃。孩提时期的激情荡然无存，她为某些人取化名为小圣人的美好形象



现在也无影无踪，所有这些都变得滑稽、可笑。她感到心里涌起了一股不快的感觉。她想到要抛弃眼前的一切，和罗尔及那些叽叽喳喳的小伙伴去圣米歇尔大街，去香榭丽舍大街散步，去品尝一下色彩奇异、名称精巧的鸡尾酒，到地下酒吧去纵情跳舞，欣赏禁听的美国唱片，而不是象现在这样骑着自行车穿梭于葡萄树林、乡间小道送信，送手榴弹，查帐，及呆痴痴地趴在收音机前等待着收听塔韦尼埃、洛朗或不大可能的登陆消息。她整天整夜地生活在诚惶诚恐之中，担心着盖世太保或者是保安队出现在自己面前，担心着马蒂亚斯的回来及缺钱少款。这种日子，她已经受够了。塔韦尼埃恐怕没能践约而已经死亡……想到这里，莱阿几乎跪倒在地：

“不会的！上帝！”

莱阿情绪低落走出教堂。

她感到浑身松软、无力，那双糟糕的木底鞋就似灌了铅样地沉重不堪。当她走过农庄的最后一个小村舍时，几条皮吊吊的瘦狗乱叫着冲着跟了她一会，就又悻悻然地返回去了。到了十字路口的神使像前，莱阿顾盼四周，只见四下无人，便在生了锈的铁栏上画了一个白色的十字。“当当……”凡尔德莱的大钟敲了六响。天空中飘来一大块乌云。

是由于广阔的天空卷起了浪滚乌云的缘故吗？莱阿走上了去西多妮家的那条小路，面对这壮丽、宏大的景色，莱阿越加感到自己的渺小。老太太坚持要回到贝尔维来是很有道理的。站在这里，望着远处的朗德地区，水浪滔天的海洋及一望无际的天际，人的灵魂也能随之飘然而去。这景色熟悉，亲切，令人向往。莱阿总是有一种如阿德里安称做平静的感